

□程瑞

临胸的“胸”，是个有意思的字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里说：“胸，脯挺也。”段玉裁注得更明白：“脯挺，谓脯之挺直而长者也。”这个字，本义是干肉，是那种被撑得挺直、抻得长长的肉干。后来用它给山川命名，大约是取其形状：山脊如肉干般隆起，绵延而长。临胸境内的沂山山脉，正是这般模样，横亘在鲁中大地之上，蜿蜒起伏，如一条苍龙，将这片土地的灵气都聚拢了来。一个“胸”字，就把临胸的山水气象道尽了。

临胸地处山东半岛中部，属潍坊市，南依沂山，北临青州，东接安丘、昌乐，西靠淄博。境内地势南高北低，南部是沂山山区，林木葱茏；中部是丘陵，起伏和缓，层层梯田如波如浪；北部则是弥河冲积平原，沃野平畴，阡陌纵横。沂山主峰玉皇顶海拔千余米，是鲁中南最高峰，登临其上，但见群山朝拱，云海翻涌，确有“一览众山小”的气概。沂山素享“东泰山”之誉，山间古木参天，溪流潺潺，百丈崖瀑布飞流直下，声震数里，是沂山最壮观的景致。

弥河是临胸的母亲河，发源于沂山深处，蜿蜒北上，穿城而过，将临胸一分为二。河水清澈见底，两岸绿柳成荫，春日里桃花灼灼，秋日里芦花似雪。这条河不急不躁，缓缓流淌，正如临胸人的性子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里写的“水色澄澈，潭中多白石”，至今未改。河边的老柳树下，常有人垂钓，一坐就是半日，那份闲适，是弥河给的。

临胸这地方，古称骈邑。春秋时齐国有骈邑，便是此地。《春秋·庄公二十一年》里记了一笔：“公子遂如齐，至黄乃复。”那年

□陈佳

电视剧《家业》的播出，让徽墨再度受到关注。剧中松烟缭绕的墨坊、锤打墨坯的匠人，并非凭空虚构。在真实的徽州大地上，制墨业已延续了上千年，成为中国文房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古人云：“有佳墨者，犹如名将之有良马也。”佳墨中，又以徽墨为最，向有“拈来轻、磨来清、嗅来馨、坚如玉、研无声”的美誉。徽州墨业，始于唐末五代。河北易州名墨工奚超携子廷圭避战乱于歙州，定居后，奚家重操旧业，制出“丰肌腻理、光泽如漆”的佳墨。南唐后主李煜将此墨视为珍宝，不仅敕封奚廷圭为“墨务官”，还赐姓为李，“歙墨”一时名声大噪。北宋宣和三年(1121)，宋徽宗改歙州为徽州，徽墨由此正式定名。至明清更是进入黄金时期，并逐渐从文房用品转为高雅艺术品。2006年，徽墨制作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古代女子注重妆容，尤喜画眉，画眉历史可远溯战国，所用材料也历经了柳炭、石黛、螺子黛等迭代。但因螺子黛为波斯进口，价格昂贵，《大业拾遗记》载其“每颗值十金”，非常人所能及。到了晚唐，市民阶层的女性开始用墨画眉，至宋代，徽墨已成为螺子黛的平替产品。张遇亦为唐末易水人，因战乱入籍歙州，以“供御墨”闻名，时有“世以李廷珪为第一，易水张遇为第二”之说。宋朝官廷将他所贡墨烧制去烟，便可得专用画眉的“画眉墨”。“画眉墨”与普通徽墨相比，少了些油脂，质地略干燥，也更易于着色和晕染，利于宋代女子画出纤细清晰的眉。元陆友《墨史》记载：“张遇，易水人。遇墨有题光启年者，妙不减廷珪。官中取其墨，烧去烟，用以画眉，谓之画眉墨。”

颐和轩是紫禁城宁寿宫的一处建筑，也是清代乾隆帝退位后“颐养天年”处，收罗珍品无数，其中就珍藏有画眉墨。这款墨为树叶形，正面叶脉纹理清晰，阳刻飞蝶三只，阴刻描金楷书“画眉墨”。背面有阳文楷书“大清乾隆年制”纪年款，另侧模压阳文楷书“颐和轩珍藏”。此墨选用松烟

【史地新知】

## 临胸寻古

鲁国的大夫公子遂去齐国，走到黄地就折返了。黄地在哪里？就在今临胸境内。两千七百年前的风尘，就这么落在了这片土地上。

但临胸的历史，远比此更深远。城南八十里的沂山，是这座小城真正的魂魄。《周礼·职方氏》载：“正东曰青州，其山镇曰沂山。”这是有文字可考的最早记载，距今已有三千余年。汉武帝元封五年，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东巡，登沂山，封泰山，设祠祭祀。自此，沂山便有了“东泰山”的别称。隋唐以来，历代帝王或亲临，或遣使，祭告不绝。宋太祖赵匡胤在此设东镇庙，金元明清沿袭不废。那庙里的碑碣，密密麻麻立着，如同一部石头写成的祭祀史。元代的碑刻、明代的御制祝文、清康熙皇帝的“灵气所钟”御笔，一块块读过去，便读出了千年的敬畏与祈愿。

山有山的庄重，水有水的文脉。弥河滋养的，不只是庄稼，还有文脉。临胸的冯氏家族，是明清两季山东最显赫的科举世家之一。冯裕，正德年间进士，官至贵州按察副使，为官清正，诗文书画皆精。他的子孙，六世之中出了十位进士，十四位举人，号称“北海世家”。冯惟敏是冯裕的四子，嘉靖年间举人，官至保定府通判。他的散曲写得极好，被誉为“明代散曲第一大家”。读他的《山堂辑稿》，能读出山水之趣，也能读出忧民之心。他在《刈麦》里写农家之苦，在《喜



【短史记】

## 徽墨之趣

顶烟、皮胶，掺有麝香、梅片、冰片等名贵中药香料，按传统易水法和传统制作技艺，由数位徽墨传承人花费数百天时间精细制作。

除了画眉，徽墨还可入药。《家业》里，骆文谦曾发出疑问：“墨还能治伤？”须知，这可不是编剧的凭空想象。清代徽州墨业有四大家，为曹素功、汪近圣、汪节庵、胡开文，其中胡开文善做药墨，被誉为“药墨华佗”。

胡开文，原名胡正，字天注，本是休宁城汪启茂墨店的女婿，后承顶该店，取徽州府孔庙“天开文运”金匾中二字，创立“胡开文墨庄”。为了在高手如林的徽州墨业竟得一席之地，胡开文另辟蹊径，在传统徽墨工艺基础上，加进“熊胆、蛇胆、青鱼胆、牛胆、猪胆”，和入“水牛角、羚羊角、珍珠、牛黄、麝香、朱砂”等八种珍贵药材入墨，制成了“八宝五胆药墨”。这款药墨清热解毒、凉血止血，治疗阳症有效。后来，同为徽州人的“红顶商人”胡雪岩又通过左宗棠的关系，将“八宝五胆药墨”推荐为朝廷贡品，据说还治好了慈禧太后突发

的雨》里写久旱逢甘露之喜，那些曲词读来让人动容。他有一首写沂山的曲子：“七十二峰插碧霄，百丈崖头雪未消。洞口白云封，山间红叶飘。”寥寥数语，便将沂山的雄奇与秀美写透。

冯家的女眷也不让须眉。冯惟敏的孙女冯小青，是明末著名的才女，诗写得哀婉动人。她远嫁杭州，郁郁而终，年仅十八岁。她留下的诗句“瘦影自临春水照，卿须怜我我怜卿”，至今读来，仍令人唏嘘。

临胸还有一位不能绕过的人物：马愉。他是明代临胸的第一位状元，宣德二年进士第一，官至礼部右侍郎。马愉为人谦和，学问渊博，曾参与修撰《宣宗实录》，又做过太子太傅，教导过后来的明英宗。他晚年告老还乡，在临胸城西建了一座书院，教书育人。那座书院的名字，叫“怡怡堂”。站在怡怡堂的遗址上，我仿佛还能听见几百年前的读书声，琅琅地穿过时光。

到了近代，这片土地上的儿女，又把血洒在了抗日战场上。沂蒙山区的每一道山梁，都见证过不屈的身影。临胸作为沂蒙革命老区的一部分，那些故事，刻在了当地人的记忆里。

离开临胸时，我回头望了望那苍茫的沂山，又看了看脚下奔腾的弥河。山还是那座山，河还是那条河，两千年的光阴仿佛只在转眼之间。沂山不语，弥河长流。临胸的故事，还在继续。

□张洪林

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”曾几何时，这句千古绝唱令我对巴山、对巴山的秋池心驰神往。

这个假期，终于追着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句，车子在北碚下了高速。缙云山的绿意扑面而来，重峦叠翠、云雾升腾。车流沿着盘山路缓缓上升，似在聆听千年前的诗句。

据考证，诗中的“秋池”普遍认为就是黛湖，位于重庆北碚区澄江镇范家沟村，处于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此处群山环抱，林荫蔽日，远远望去，像一方碧玉嵌在山间，素有“中国藻类基因库”之美誉。而湖畔最吸引我的，是那尊塑像——巴山脚下，秋池水岸，没有打伞的李商隐，衣袂飘飘，神情凄然，仿佛还在唐朝的夜雨里淋着。

我在塑像前站了许久，凝视着赋予黛湖最初的朦胧诗意与凄美底色的才子。

李商隐是公元851年到的巴蜀，那年39岁，仕途失意，应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之邀，入幕为判官，从徐州沿江而上。途经缙云山时，他住了下来。缙云山古时便称巴山，据南宋祝穆《方舆胜览》记载，古巴山就在巴县西南百二十里处。那一夜，山中的雨浙浙沥沥地下着，秋池的水涨了起来。他想起远在北方的亲人，提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《夜雨寄北》：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二十八个字，一千多年的心事，全被这缙云山的雨淋湿了。

我二十多岁读这诗，读的是相思，是缠绵；如今年过半百再读，读出的却是人生的怅惘与苍凉。“何当”二字，问得人心慌，什么时候才能坐在西窗下，把这一生的夜雨，慢慢地说给别人听？李商隐后来再也没有回到北方，在长安的妻子那封催他归家的信，他收到时已是迟了。那“共剪西窗烛”的承诺，终究成了一句空话。

偌大的秋池，装不下诗人的眼泪。今日无雨，湖水像身着黛青色的侍女，雅致静美，碧绿深幽，倒映着四围的青山和流云。水中的藻类据说有一百三十多种，绿的、黄的、褐色的，湖风掠过，摇曳生姿。旁边立着一块“生态修复纪实”的牌子，记录了当地实施湿地治理，栽植乔木、灌木、水生植物、花茎植物八十六种修复项目。

“九寨归来不看水”，但我觉得黛湖的水其实自有神韵，蹲在湖边，伸手拨了拨湖面，凉凉的。心里忽然想，这汪碧水经历过繁华，也经历过沉沦，如今又澄澈如初，倒像是人走了半生，兜兜转转，最终回归了本心。

起身要走的时候，我又回头望了一眼李商隐的塑像。阳光正好穿过树叶的缝隙，洒在他的眉眼，洒在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的石刻上。千年过去了，巴山的夜雨还在下着，只是黛湖的水清了，岸绿了，来这里的人多了。李商隐当年眼中那个被夜雨涨满的秋池，如今不仅恢复了容颜，还成了生态修复的样本。

望了一眼黛湖，踏上归程，诗人的塑像渐渐消失在茫茫暮色。但那首诗，那场雨，那一汪碧水，还有那块写着“中国藻类基因库”的牌子，将千年时光与绿水青山，都留在了心里。

【文化中国行】

遇见李商隐